

2770

六典通考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唐因隋爲府兵之制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騎軍富平道元戈軍醴泉道并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甯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豳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後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唐會要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

百六十一通鑑從此數而陸贄奏議諸府八百餘所在關中殆五百杜牧罪言外開果毅折衝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戌三百九十三其數不同唐書地理志府五百六十六恐有缺遺左右衛皆領六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鑊鑿碓筐金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胄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氍帽氍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

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凡兵馬在府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之屬教其軍陣戰鬪之法捉捕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問不應則彈弓而嚮之復不應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晝以排門人遠望暮以持更人遠聽有眾而囂則告主帥東宮有左右十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猶天子之十六衛也有親衛勳衛翊衛等府猶天子之五府三衛也番上宿衛之制略同折衝亦有番上於東宮者所謂外府旅賁外府直盪之類是也

案春秋世楚有東宮卒故太子商臣以宮甲弑成王漢皇

太子無兵官惟有中盾主周衛微道衛卒主門衛而已唐制非也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

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高宗以後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時衛士稍亡匿至開元間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

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衛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曰彍騎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六百岐州六千河南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彍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日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重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辱罵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緇絲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貞元中帝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力陳府兵之善且言國家利制將帥按閫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或罪及刺史其征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始有久戍之役自後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二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願繒田園恐累宗

族故也及李林甫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後帝復問必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番久居原蘭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染爲絲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餘據時值五分增一官爲糴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

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又邊地官多闕募人入粟補之可足
今歲糧從之帝因問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屯田
致富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成卒三年而代將滿下令有
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
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如此成卒皆土著悉以府兵
之法理之是變疲弊爲富彊也帝大喜旣而成卒應募願耕
屯田者什五六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
鎮而總之者曰道置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都督帶使持
節者謂之節使凡親王總戎則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
總管奉使則曰節度使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萬人以
上置司馬倉曹兵曹參軍皆一人五千千人以下減司馬凡

諸軍鎮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總管以上六年一替押官
隨兵交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
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反兩都淪陷肅宗起靈武諸鎮之兵共起誅
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討
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
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驕蹇難制
莫肯奉命初開元時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
益兵浸多歲用衣千二百萬匹糧百九十萬斛民始困矣先
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
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

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它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唐有南衛主諸衛兵北衛主禁軍南衛領於金吾北衛統于羽林李揆所謂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伺察者也

唐南北衛猶漢南北軍漢都尉副尉卽唐之折衝果毅漢丞相卽唐之長

史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

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一番於北門長上曰北騎又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

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
左右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開元十二年
詔羽林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末年禁兵寢耗祿山反天子
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復北衙六軍又置衙前射生手
分左右廂總號左右英武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
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神策軍之名始
子哥舒翰及伯玉將兵赴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
難卽召名其軍爲神策軍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
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永泰
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
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德宗初年神策兵雖處

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及涇卒之變帝出奔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軍爲左右神策軍俄又改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來北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益肆爲暴吏禁之輒得罪邊兵衣餉不給諸將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

於中人矣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軍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
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
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
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
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固謹乃引去乾寧元年
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
乃去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
天子幸邠州縱火東市帝敕諸王率禁軍扞之帝出幸莎城
石門月餘乃還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

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
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
二萬餘人皆罷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
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
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聞之遣使天子乃誅中尉韓全
晦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
而神策左右左右軍繇此廢矣諸軍皆隸六軍以崔允判六
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名存而已允奏置
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
六千六百人允死全忠兼判六軍十二衛于是天子無一人
之衛唐亡

論曰自秦漢以來國之安危鮮不以兵而兵之強弱又未嘗不存乎其法其法良則兵強而國安其法敝則兵弱而國危蓋周衰井田不復者千有餘年至於西魏後周肇立府兵之制唐興踵而行之人用不擾國以殷富論者謂寓兵于農庶幾三代之遺意焉方其無事力耕以活妻子人不失業而朝廷無養兵之費一有重警提戈以扞仇虜將樂用命而士卒無離上之心及事已罷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中府下盈尺之書而四方莫敢違其憲令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延及中葉成法漸壞其制屢變一變爲彍騎再變爲召募上下惰嬉相習爲安大盜一呼徒旅四潰于是武夫悍將因時立功以

微爵賞而方鎮之勢盛矣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騎則逐其帥帥強則叛其主父死子代繼爲侯王貢職不修號令自擅討伐侵奪靡歲不有天子安坐而熟睨之莫敢誰何由是一切姑息之政行焉此大厯建中之所以懦而不振也當是時段秀實上言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將何以待已而涇卒構叛京都淪陷果如秀實言云白肅代以還乘輿數出神策一軍匡復實賴故天子加恩寵異不與他等然而畜奸徒招亡命市井蒲博無賴之子弟挾貲賈鬻寓占兩軍伍籍存虛名戰陣靡實用又使

中官制柄貴遊豪戚因緣爲奸畿甸內外屯營相望陵
暴貧弱小民專斷廢立大舉國勢安得而不屈哉故自
府兵廢而方鎮強方鎮強而天子益樹禁軍自衛至禁
軍統于宦官則方鎮倚爲輕重而賄賂通行其間及其
末也驕溢橫恣兩不相下分黨仇爭浸成水火天子袒
庇中官則外侯興兵而犯闕天子援結外臣則九閭深
閉而見辱釁積惡稔卒就誅夷狐鼠旣空國亦隨焉故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原唐之所以致亂亡者末大
而本小倒柄以授人一誤於方鎮再誤於宦官而皆由
於廢府兵之過後之有國者可不以此爲鑒哉

梁太祖精於兵算遣將受略及與晉戰河北以楊師厚爲招

討使勁兵矜倨難制置銀槍效節軍其攻兗鄆州也朱瑾募
驍勇黥雙手號燕子都太祖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又選富
家子材武者置帳前廳子都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戰沒
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
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劉守光傳天佑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
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蘇明允兵制
篇曰燕帥劉守光爲之黥面涅手自後以爲常法然陶岳五
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按黥涅之刑古者以待
罪人自劉仁恭朱全忠加之無罪平民使終身不得去可謂不仁甚矣

後唐莊宗定山東梁以魏博兵強欲分爲兩鎮魏兵不願縱
火大掠效節軍校張彥通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軍於臨清
張彥選效節銀槍軍五百人白衛謁晉王王以其陵脅主帥

誅之卽以其卒爲帳前銀槍都明宗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帝嘗問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三萬五千帝嘆曰太祖在太原時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三萬五千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人之食也帝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出帝籍民爲武定軍與契丹絕盟雖連戰敗之及梁漢瑋王清繼以敗績而晉卒滅

周世宗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士累朝相承
務求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者居多遇大敵不走則降其
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
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
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
升之上軍羸者斥去又以驍勇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

歐陽修曰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震
懾夷夏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
猶譏其輕社稷之重殊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
殆得不可先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兵額四曰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遷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太祖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本京師兵而廩食於郊外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禁衛立營有龍虎日月之號州郡節觀察防團刺史盡行軍制守臣通判衙必帶軍州其佐曰僉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惟帑庫獨推曰軍資庫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闕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晝付錄事掌用暮歸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田賦之屬則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故命

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州軍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以資之守臣兼兵馬鈴轄者禁兵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卽以征討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圓以處之

剩圓給官符宮觀園

苑寺廟廬廩之役

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

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鍊卽送闕下將兵者熙寧之更制也神宗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

知將將練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則遣熙寧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附諸將而分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東南兵三千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充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疆遣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或戍更而罕教閱多給役而已元豐末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

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元祐二年太師文彥博言廂
軍舊隸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本兵之府豈可無籍樞密亦
以爲言乃詔本部進冊以其副上樞密院鄉兵者選自戶籍
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河北河東有
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強人寨戶強
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
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
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慶曆二年河北帥臣李昭亮等
議昔唐澤潞畱後李抱真籍戶
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
善射舉部內得精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
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中軍今當無
事時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兵勢使敵人疑而生謀
內亦搖動眾心非計之得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二三年間漸
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

何敵不蓄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

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

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

軍主百帳已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

官職俸給有差慶歷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

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

議環慶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陵弱有

以制之則服從如倚爲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侯至

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

微望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非策也若

遇有警以金帛募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征

役多亡命梁祖令諸軍悉黯面爲字爲良征之兵初募時先

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爲黯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

諸軍宋以來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
從本軍或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有罪配隸給役伉儷者遷
禁衛短弱者爲廂軍有警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廩給之
制內外廂禁諸軍百萬費最鉅唐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
子禁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宋收天下甲卒悉萃京師歲漕
江淮粟六百萬石練帛貨泉齒革百物不可勝紀初太倉纔
支二三歲承平旣久常餘數年之食蘇軾策養兵之費莫大
於征行出禁兵而戍郡
縣遠者數千里月歲給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一遷往來累
累雖數百萬輩無異數十萬之兵三歲一出征也農力安得
不竭運卒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
安得不疲
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諸州禁廂兵亦皆戍
更隸州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

上日習武技三百或給役或習技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
廂軍成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日習之法以
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在外諸軍教以陣隊五伍爲
隊五隊爲陳陳橫列騎兵二隊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
射中者有賞馬步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
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豫籍人馬强者隱
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在京校試技藝步射六發三中爲
上二中爲中一中爲下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
中數如步射法弩射六中至二中牀子弩及砲三中至一中
爲及等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
縱矢不及期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蹠不

上牙或獲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爲不合格罷之

咸淳九年臣僚言此召募

軍兵徒取充數以覲賞格湮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少違卽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死者逃者接踵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熟習事熟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

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材勇絕羣不

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李師中言前年築熟羊等堡募蕃部將校領農事休卽教武技

其牛具農器旗鼓之屬並官予置堡之法諸屯併力自近及遠築爲堡以備寇寇退則悉出掩擊從之遷補之

制自殿前侍衛馬步軍校遇大禮郊恩或有戰功各以次遷

謂之轉員轉員至軍都指揮使遷爲遙領刺史又遷爲廂都

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卽罷軍職爲正團練使其老疾過

失者爲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副軍頭隸軍頭司黜則爲外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副凡軍主闕以軍都指揮使遞遷餘闕

以諸軍都虞侯指揮使副指揮使行首軍使副行首副兵馬
使十將遞遷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有司案籍閱
試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彊一石七斗槍刀手稍練並
取之寶祐五年樞密院言應從軍職事必立戰功并隊伍中
人曾經拍試武藝以遞而升者或年限未及仍帶權字
俟年及方升正統制近年任子祿流冒授者纔無差遣便請
從軍總統領至總管超躡而進甫得總管卻恥軍職輒稱私
計不便或託父母老疾巧計離軍又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殺賊者與賊鬪戰
生擒賊者臨陣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擾亂及擒
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
戎人爲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
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

賊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曾渠并得旗鼓者加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剋日會戰不齊者夜喧眾者不俟罪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出者戰鬪觀望不救者兵器不脩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賈畜而不赴殺賊遣入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爲斥侯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仗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密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圍窺軍

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帝聞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非理以軍法論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爲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廂兵而得禁兵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詔以其騎兵爲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爲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

陳傅良曰禁兵者三司之卒分屯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也是謂就糧自元昊叛西北有保毅王倫叛東南有宣毅熙甯按天下廂軍軍籍五十萬人亦不足戰於是別爲兵額排立就在就糧禁軍下由是禁兵嘉祐二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遍天下矣

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

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歲費緡錢三萬二千它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汾河州軍積粟紅腐不用汾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番戍於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戒疆臣毋侵軼生事違者重置之法帝嘉納之時范鎮建議以爲河北連歲招兵皆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求刺爲軍今國用不足者兵多故也議者以是爲契丹備夫契丹五十年不入寇貪我

金縉之利就使棄利爲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將焉用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率無儲蓄邊城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連年水旱何以養此兵乎陳傅良曰祖宗時兵少而至精逮咸平西北邊境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一萬故翰林學士孫朱論本朝內外兵百餘萬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禁兵廂兵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兵制未有煩於今日者當率計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什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矣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加以積習剗弊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濫逃亡而衣糧自如疲癯而虛名具數神宗嘗謂宰相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則軍眾自齊責之嚴遇之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至練團使者諸路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蓋祖宗愛民實心謂民作兵者多則兵仰民者不少而民重困故張齊賢欲聚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眞宗深念擾動近人遂止韓琦

備邊欲刺陝西民爲義勇司馬光力論其不可熙寧七年宰
中命天下教閱保甲旋亦廢蓋兵雖可練而重擾也相韓琦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
故兵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兵常若待敵
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
習然邊儲踊貴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常有尾大不掉之患
京師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其數多乃強幹
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
兵益之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
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立爲
定額某路馬步一營若干人仍覈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
寡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裁制爲

定額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熙甯中王安石行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任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平日捕盜賊肄武事有事爲民兵元豐八年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古者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鄉村之民丁

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又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塲五日一教是三路稼穡之事幾廢也自唐開元民兵兵法壞今民間何嘗習兵一旦猷猷之民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嘆息以爲不祥且調發無法比戶騷擾民勞如此終何所用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不教之民使之當敵鳴鏑始交奔北敗潰豈不誤國事乎自元豐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自後民兵亦衰元祐初司馬光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寇乘間竊發豈不爲朝廷憂祖

宗以來諸軍常分番出戍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習知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惟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嬉遊養成驕惰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而諸州又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兵弊日滋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童貫握兵勢傾內外河北兵十無二三多爲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

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詔詞痛切亦已無及高宗開元帥府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招潰卒收羣盜以補之既卽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初制禁軍隸三衙更戍於外廂軍所在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則文臣爲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後闕而不補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旣立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以爲御營五軍三年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謂之巡衛軍在五軍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僞齊於是川

陝軍更以右護軍爲號十一年三宣撫司罷改其部曲稱某
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不隸三衙并
歸樞密院云葉適論曰自靖康破壞杭越草創國家無威信
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
之祿多於兵卒之數隨意誅剝無復顧惜仇疾互生上下同
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祉殺帥卷甲而遁其後
秦檜憂諸將兵未易收浸成疽贅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
軍中易置皆由人主向之大將或殺或廢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然檜慮不及遠直以所措置者爲大功盡南方財力以養
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死後來者習見以爲當然
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而侵刻兵
食內臣貴倖因而握制將權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氣勢慙弱
加以役使回易交跋責負生養不足怨嗟嗷嗷昔祖宗竭天
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
養四屯駐之兵
又祖宗所無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
額頗多紹興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

爲額今管二萬五千四百餘人所差發出戍官占實一萬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二十七人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填從之

馬端臨曰宋以兵革削平海內傳世一再兵愈多而國愈弱元昊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于因循苟且置之度外女直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援京城則潰舉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充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爲賊藪若是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輔佐中興究其勦庸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一遇女直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

補過而卒不免用講和之策以成宴安之計及其末也夏
責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不戰自潰
於是賣降効用者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宋之兵也蓋兵
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矣古者
籍民爲兵因其戶田丁口可賦者賦之可任者任之民固
不容倖免而亦不可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不肖俱出其間自募兵法行
所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良民不
爲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言其賤而可羞皆
不肖之小人夫兵以耗國而皆不肖之小人則國之存者
幸也

論曰自唐衰驕將悍卒羣起而叛天下患藩鎮之權重
久矣故宋祖矯而革之使兵不識其將將不習其兵南
北萬里之人更易番代奔走往來訖無休暇謂如是可
以杜其叛逆之萌矣而不知邊備之弱自此始昔三代
盛世計井畝出車而將皆鄉遂之吏其制尙已至漢之
南北軍唐之府兵其立制未若宋之多其糜費亦不
如宋之甚然武帝遣師四出匈奴遠遁幕南遂無王庭
祿山吐蕃之亂南京失守不旋踵而恢復豈非用將得
人不失其禦侮之權者乎宋自眞仁以來惟澶淵一戰
稍能自振其後割幣請盟者累世元昊小豎子耳韓范
爲經畧使不能與之角勝而當時中外兵卒多至一百

十餘萬人病國疲民亦已極矣論者謂漢唐之將多才
故夷狄不能爲中國巨患北宋一代求如霍段渾李之
比者果有其人乎抑無其人乎至若韓琦之刺義勇安
石之行保甲名爲汰兵省費而實不免侵擾其民及童
蔡得志邊關日駭方且收集市井無賴子弟以增虛額
戰鬪不嫻廩儲坐耗虜馬南牧汴城爲墟故宋之所以
亡者將不能御其兵兵不知畏其將平居無事謹噭叫
號於城郭之間一旦驅之使就疆場皆疲懦不任介冑
司馬光所謂奔北敗潰可以前料者也南宋區區孤守
一隅雖有忠勇如韓岳之選而任用不終其所召募之
兵半皆棄爲盜賊開禧以後財窮國蹙益兵無已而究

未嘗獲一兵之用故北虜長驅深入如踐無入之境蓋其致亡非偶然矣

遼制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唯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使先登矢石楸木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

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旣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旣饑疲目不相觀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眾齊發未遇大敵不乘獸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

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賁散而復聚善戰能寒兵所以強也
金起漠北諸部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漁佃射獵習勞
苦有警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
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曰猛安謀克猛安者千人長也
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
喜部卒無定數皇統五年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
爲上餘次之海陵削上中下之名但稱諸猛安謀克間以徵
發補老疾死亡之數貞元二年諸猛安謀克兵與舊軍皆分
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番衛京國世宗時徙
戍邊漢軍於內地定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
一猛安又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五以上許以其子及同居弟

姪承替以奴代者罪之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

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

紇軍曰迭刺部

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凡石合節度使

唐古部

承安間改爲部魯火扎石合節

使二部五紇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宅部族數皆稱是西北西

南二路之紇軍十曰蘇謨典紇曰耶刺都紇曰骨典紇唐古

紇霞馬紇木典紇萌骨紇咩紇胡都紇凡九其諸路曰曷懶

曰蒲與曰婆速曰恤頻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

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至明昌間欲國人兼知文

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定其科甲高下泰和

間又制武舉渤海軍者渤海入猛安之兵也奚軍者奚人遙

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

軍中都永固軍大定所置鎮防軍在西北邊者有分番屯戍及永屯軍驅軍之別驅軍者國初所免遼人奴婢使屯守秦州邊鋪軍則河南陝西居守邊界者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宗所置諸路効節軍京府節鎮設三十人防刺設二十人掌同弓手諸路所募諸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隸籍兼充雜役京師防城軍世宗改爲武衛軍掌京師巡捕其牢城軍取嘗爲盜者充防築之役土兵司警捕之事凡漢軍有事簽取於民事已放免初天會間郭藥師降有長勝軍皆遼水側人久而愁怨思歸乃罷還之正隆間又罷諸路漢軍存者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宣宗南遷虜軍潰兵益弱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

總管府統之器械既缺糧糈不給乃行括糧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先設總領六員分路揀閱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既張乃易總領爲都尉天興中取河朔歸正人授以官馬名曰忠孝軍已又別爲一軍閱習然後試補謂之合里合軍又招集義軍曰忠義皆燕趙亡命浸不可制擅殺北使唐慶以速金亡禁軍者貞元時立侍衛親軍司海陵置左右驍騎謂之從駕軍大定中省親軍爲三千五百人上京亦設守衛軍章宗增親軍至五千人又設護衛控鶴各二百人初金置六部路都統司每司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安猛安上有軍帥萬戶都統軍帥或亦稱

猛安猛安則稱親管天會元年立兩路都統府旋改爲元帥府置元帥及左右副將居守不出海陵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戶官大定中設三招討司鎮邊以重臣知兵者爲使樞密院行兵則更爲元帥府罷則復爲院宣宗南遷諸城置行樞密院正光間招義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四副統爲一都統又設總領提控故時稱元帥爲總領云軍須錢始于大定三年歲支一千萬貫舊例州縣有司吏弓手錢世宗詔罷弓手錢而司吏仍舊興定二年節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至無軍之家無丁男而妻女猶受給何耶時京東西南三路屯軍四十萬戶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故混源劉祁謂金之

兵制最弊征伐及邊釁下令簽軍遠近騷動民家丁男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以此勝敵難矣初貞祐時簽軍宰執取任子赴選者爲監軍官皆憤愠號愬臺省至衝宰相鹵簿以告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小大皆充軍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選爲十戶祁父從益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戶餘不可悉紀物議紛然後亦罷之

元初兵官有萬戶千戶百戶以兵數多寡爲差世祖內立五衛以總宿衛外則萬戶下置總管千戶下置總把百戶下置彈壓總之以樞密院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

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其後皆世官以罪去則否初國人曰蒙古軍曰特默齊軍諸部族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備戰鬪下馬屯聚牧養孩幼稍長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曰漢軍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二三戶出一人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初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令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家爲富商大賈又取一人曰餘丁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圖嚕古軍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

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所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虜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寸白軍福建畚軍皆不出戍蓋鄉兵也又有礮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曰達而罕軍其兵籍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惟長官一二人知之始太祖令武官子弟入朝充圖嚕古萬戶圖嚕古一名馬十匹牛二具種田人四名千戶見管軍五百或五百以上者圖嚕古一名馬六匹牛一具種田人二名或軍不及五百而家富強子弟健壯者亦出圖嚕古一名馬匹牛具種田人同中統四年立樞密院凡蒙古漢軍並聽樞密院節制統軍司都元帥府除遇邊急就便調度外公事並

須申覆初亡宋多招納北地蒙古人爲通事軍戰皆列前行
効死力及宋亡無所歸于是從宣慰司之請招列行伍備征
戍鎮戍之兵初制無考世祖混一字內始命宗王將兵鎮邊
而河洛山東則以蒙古特默齊軍屯列天府淮江以南名藩
列郡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
多與富民樹黨奪民田宅張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之弊請
更制限以歲月遷調庶初附之民得安業焉元初用兵征討
遇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各衛及行省皆立屯
田或因古制或以地宜大抵勾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
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琳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宜肇爲之
其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制兵屯旅以

控扼云凡郡邑皆設弓手防盜京師有南北兩城兵馬司諸路府州縣設縣尉司巡檢司捕盜所皆置巡軍弓手至元八年御史臺言諸路宜選年壯熟閑弓馬人以備巡捕弓手數少者宜增置十六年分大都南北兩城兵馬司各主捕盜之任自燕京至開平府自開平府至京兆立急遞站鋪十里或十五里設一鋪簽民戶爲鋪兵每鋪置丁五人

論曰秦漢以後中國弱而夷狄強在南北朝有拓跋魏氏自唐末厯五代及宋有契丹女真皆踰起朔漠奮其威強陵駕中國幾有天下之域大半至元人遂并江南而取之衣冠文物塗炭于左衽者四五百年雖曰天命使然未始非人事所致焉考四代之初不過部落酋長

非如匈奴突厥席地廣大控弦數十萬眾然用兵如神
舉天下莫敢與敵者何也蓋其人生長寒露之野天性
勁悍習騎射耐勤苦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又饒畜牧水
草之聚輕騎肥馬逐利爭先而爲之將率者類皆號令
一而節制嚴故俾之摧堅陷陣無不如志且是時中國
罷敝人才乏弱天將假手于異類以荼毒生靈而殺戮
之慘于是極焉至若魏之文帝金之世宗皆有經營天
下綏定生民之志其英姿茂畧雖中國不常有而元世
祖命伯顏取江左戒毋輕戮一人甚有合于孟子不嗜
殺人之旨其混一天下不亦宜乎

六朝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明京軍三大營曰五軍三千神機太祖初建統軍元帥府尋改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已又分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洪武四年兵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成祖增京衛爲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爲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歲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兵番上京師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爲神機外爲長圍周

二十里樵採其中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景帝用于謙爲兵部尙書謙以三大營各爲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提督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一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成化三年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舊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武宗集九邊家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爲選鋒而十二團營爲老家矣世宗立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

官廳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具稱無軍卽見在兵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執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肄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在京各衛軍分隸三營分之三十三營合之三大營其後中軍哨掖之名亦罷但稱戰守兵兼立車營故事五軍府開府給印主兵籍而不與營操營操官不給印自仇鸞總督戎政始設府鑄印又請選各邊兵六萬八千人分番入衛

與京軍雜練復令京營將領分練邊兵於是邊軍盡隸京師

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楊一清疏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其名徒存貧

難者饑寒困苦其形徒在衣食襁褓氣息奄奄平居不能自存安能禦百戰之敵哉遇有兵欲撥一二萬兵必于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不能足數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至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正德年間山東北直羣盜縱橫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平使邊民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乞敕提督官申教練之法加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萬厯

時張居正當國綜核名實羣臣多條上兵事營務頗飭久之

帝厭政廷臣漸爭門戶遂日廢弛崇禎時營將率內臣私人

不知兵兵惟注名支糧買替紛紜朝甲暮乙雖有尺籍莫得

而識也流賊入居庸關至沙河京軍出禦聞礮聲潰而歸賊

長驅徂闕守陴者僅內操三千人京師遂陷親軍上三十二衛舊制止十二衛後增設金吾左右以下十衛又設騰驤等四衛亦繫親軍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衛俱不屬五府在京三十二衛錦衣至虎賁爲上十二衛金吾至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凡三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長陵景陵獻陵茂陵泰陵康陵七衛爲陵衛不隸都督府亦不稱親軍餘分隸五府初太祖爲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設所衛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

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自洪武定制後至永樂增改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羣收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三十三宣尉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共一百有二番邊都司衛所等四百六十三重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曰鎮守獨鎮一路曰分守守城堡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城者曰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副總兵次參將遊擊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初永樂十三年詔邊將及各都司留守司諸衛官簡所部卒赴京以俟臨閱京操始此景

秦初邊事棘班軍悉留京間歲乃放還取衣裝于謙石亨議
三分之留兩番操備保定河間天津放五十日河南山東九
十日淮揚中都百日紫荆倒馬白羊三關及保定諸城戍卒
屬山東河南亦如之逃者官鐫秩三等卒盡室謫邊諸郡縣
有民壯邊郡有土兵太祖循元制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後聽
邊民自備軍械團結防邊閩浙苦倭指揮方謙請籍民丁多
者爲軍弘治二年立僉民壯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五
人五百里四三百里三百里以上僉二人有司訓練遇警調
發給行糧而禁役占放買之弊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自
爲募或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弓兵正德中流賊擾山東巡
撫張鳳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民不勝擾兵部侍郎楊潭以

爲言都御史甯杲所募多無賴子爲御史張璿所劾嘉靖二十二年增州縣民壯額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隆慶中張居正復請籍畿甸民兵謂直隸八府人多健悍總按戶籍除單丁老弱者父子三人籍一子兄弟三人籍一弟州與大縣可得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中分之爲正兵奇兵登名尺籍隸撫臣操練歲無過三月月無過三次練畢歸農復其身歲操外不得別遣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其隸軍籍者曰浙兵義烏爲最處次之台寧又次之善狼筈間以義槩戚繼光製鴛鴦陣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曰川兵曰遼兵崇禎時多調之勦流賊其不隸軍籍者河南嵩縣曰毛葫蘆習短兵長於走山而嵩及盧氏靈寶永寧

並多橫兵曰爲膽又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
陘有螞蟥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閩漳泉習鏢牌水戰爲最
王圻曰明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
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以三十萬乃戰建
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
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兵力之盛雄視千
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
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然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
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籍調狼土募民兵不能得一卒之用
也蓋北兵所以削者耗於攻戰敝於調發中土及東南所以
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不修也

論曰明祖奮自布衣提一旅以定天下其經營措置規模宏遠幾出漢唐二祖之上內之京師建五都督府而以三大營隸之兵無定將將無專官番上之卒近調於輔郡鎮守之戎遙受其節制此昔人所謂強幹弱枝之術也外之郡縣立十七都司衛所三百九十遇有征伐隨時調遣功成而還則上其佩印於天子是故無唐藩鎮之禍亦無宋積弱之患此昔人所謂重內而不輕外之義也太宗經歷行間東剪西討武功茂著仁宣繼體兵休不用頗習惰玩及土木難作而京軍之斃於行列者幾盡焉于謙以忠勇之才爲救時之策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使兵狃其將將習其兵上下震奮國以再

安論者謂太祖屯田以給軍費通商以裕邊餉多得唐
人府兵遺意而于謙之改制新法能使將士一心無潰
離叛散之患抑亦近代之苴武頗牧也其後憲宗立十
二團營武宗置東西官廳舊制浸壞武威遂衰其兵自
外入衛者宿留京師而邊將之呼召不應其在內著額
者日疲工作而丁壯之簡閱無時於是統綑之子弟冒
占伍籍空名之文簿虛支廩餉一有警亟倉皇無措不
得已搜取老羸憊卒使之輕嘗勁敵班軍困于折乾市
兒肆其呼笑我政之不肅若此國尙能自立乎故古之
兵家有言將驕而卒惰者敗明之中世驕不在將而在
卒惰抑其末矣黃懋官督儲河池營卒多無賴子懋官

欲抑削之卒聞大譁遂毆懋官至死李光祚爲協理侍郎奏革老弱補以強壯怨者手瓦石投之竟不果革其他玩令佚罰者又不可勝數也推其由皆中官主兵之過平日怙勢以陵其長剋賞以餒其卒鴟弁黥隸視猶蟻壤大盜一呼羣情土崩逆豎欵降於關門禁旅潰軼於城下而明之九廟遂爲灰燼矣史臣謂文皇北遷內臣觀兵履霜伊始在易師之上九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文皇惟不遵大易謹始之戒而俯蹈漢唐末流之弊是以輕任凶奄以貽累世噬臍之憂自成化間汪直總督團營正德中張永將兵討賊權燄隆赫莫敢與爭及魏忠賢用事增設內操益置軍監而元氣摧剝已盡遂

至舉天下之大無一將可倚無一兵可練豈不悲哉故漢唐與明皆任用中官以亡其國然而中官之得志于君未有不先盜兵柄者也

歷代兵器

火器附

黃帝之世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苗戈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五兵所自昉也公劉遭夏衰克修舊業自豳涉渭取鍛鞞鞞容刀以飾武威詩人壯而美之曰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戚揚者斧鉞之別名也武王伐殷渡河左杖黃鉞右秉白旌紂卒皆倒戈以北天下

既定包藏干戈載櫜弓矢偃革爲軒示不復用其後成

王顧命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宿衛王宮又命二人

執惠

惠三
隅矛

四人執戈上刃劉

劉鉞
屬

鉞戮瞿

戰
屬

夾立階陛

良以防不虞也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作費誓以戒其人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秦襄公歲修戰

備以討西戎詩人述其事曰公子鑒錚蒙伐有苑虎韞

鏐膺交韞二弓竹閉緹滕又曰龍盾之合謂畫龍于其

盾也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興存亡皆兵之由故月

令天子以季秋敎五戎春秋魯以甲午祠五兵其爲國

之重務審矣自管子淮南以五兵分配五方四時異說

五起幼官篇曰春兵尙矛夏兵尙戟秋兵尙劔冬兵尙
勝盾時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中央其兵劔秋其兵
戈冬其兵鍛孝經緯曰東夷持矛助時生南夷持弓助
時養西夷持鉞助時殺北夷持楯助時藏諸儒有謂弓
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謂兵助秋甲鍔助冬其言枝蔓
不足據也考工廬人職曰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五兵之用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不可偏缺其一自秦以銷兵爲鑠亡天下
漢立武庫職掌特重歷代相承不易至唐宋而火器漸
興塗炭之禍極于今日有志經世之君子可無修器以
思戒乎作歷代兵器考

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內府掌受良

兵良器凡四方之幣獻之兵器入焉諸侯朝聘所獻 職金入其金

錫於爲兵器之府攻金之工 享受士之金罰入於司兵給治兵 司

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五

兵者戈及戟及矛夷矛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

出給衛守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同前步卒攻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桃氏爲多錫爲下齊大

也少錫爲上齊刃大刃刀劍之屬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

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刀之齊凡金多錫則忍白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

有曰尺立歲常世才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

長矣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

已又以害人

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故攻國之兵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

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

之阻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飲食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

之阻是故兵欲長

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

無鉅是故句兵稊刺兵搏

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彈謂掉也

稊謂柯斧柄爲稊則

搏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

舉謂手所搏侵之能敵也校疾也傅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

操細以穀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

在堅者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眠其蝟也炙諸牆以眠其橈

在前

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

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

可知也正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六建五兵與人

禮運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迫脅之君也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

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越國名棘戟也

左傳密須之

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密須姑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闕鞏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

闕鞏國所出鎧

唐叔受之

吳語官帥擁鐸拱稽

稽稽

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

十行一嬖大夫建旌

提鼓

析羽為旌

挾經秉枹

經兵書也

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

日月為常鼓晉鼓也

戈盾戟

釋名曰戈句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

所鈎引則制之不得過也盾遜也跪其後避刀以隱遜

也狹而短者曰矛盾子小稱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以木作之曰木盾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爲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增韻曰雙枝爲戟單枝爲戈方言曰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釭或謂之鎡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句釭鏐胡三刃枝

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

南楚宛郢謂之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

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方正也刺者著秘直前如鑕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曲禮進戈者前其鑕後其刃孔疏曰戈如戟而橫安刃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刃當頭而利鑕在尾而鈍禮書曰戈句兵也胡曲而下垂援直而上達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皆指胡名之戟或作棘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援則磬折而上達者杜預左傳注云子者戟也孔安國書傳殘瞿皆戟屬則戟之異名與盾一曰櫓一曰中干又謂之伐詩蒙伐有苑鄭箋云蒙龐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龐伐

及矛

釋名曰及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挫於

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及以投殊人也禮及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故黃以先驅

矛冒也及下冒矜也下頭曰鑄鑄入地也松檟長三尺

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檟速檟也前刺之言也矛長丈

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激矛激截也可

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

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

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殺矛長九尺者也殺霍也

所中霍然即破裂也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鉞或謂

之鉞或謂之鏃其柄謂之鈐

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鏃注銳底曰鑄平底曰鏃爾雅

公矛三隅孔安國書傳惠三隅矛銳矛屬說文鉞小子也則矛制非一

廬人凡爲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

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凡

矜八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

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晉謂矛戟下銅

曾也首及上鑄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及夷矛如酋矛詩二矛重喬又曰二矛重弓朱英綠滕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喬毛矜在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疏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鑿

弓弩矢

釋名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簫言稍

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

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弩怒也有勢怒

也鉤弦者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下曰

懸刀其形然也含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

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
又謂之箭前進也其本曰足其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
根爲足又謂之鏑鏑敵也言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
鏃族也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謂之鈺鈺鉸也言有
鉸乃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其弦會也括旁曰叉形似
叉也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箠矛服之義也織竹曰竿相
迫窄之名也步叉人所帶以箭叉於其中也馬上鞬鞬
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趙書云石虎破劉曜獲金銀步叉弓鞬三千具方言
曰白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凡箭
鏃胡合羸者胡鏃在於喉下羸邊也四鏃廣稜也或曰拘腸三鏃者
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錐或謂之鈚其小而長

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鑪

金箭鉀鑪空兩邊者也嗑噓兩音

其三鏃長尺

六者謂之飛螭

此謂今射箭也

瓜者謂之平題

今戲射箭頭所題猶羊頭也

以藏箭弩謂之箠弓謂之鞬或謂之贖丸

既夕禮薦于管詩抑釋彌

忌彌管亦箠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

出入

法曲直長短之數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

箠盛矢器獸皮爲之

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

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樹楯爲射正射甲與楯試弓習

武也矟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

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

則易也使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

文侯文公受王

其矢箠皆從其弓

每弓者一

凡弩夾庾利攻

弓矢之賜者

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

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

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莛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

諸散射

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莛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

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

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侯

也二者皆可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莛矢象焉莛之言刺也二

者皆可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莛矢象焉莛之言刺也二

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體往來之衰也往體

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

從授兵甲之儀

物弓弩矢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也

更償

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

挾謂引弦彊也拾謂鞬扞也

右手巨指鞬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

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

充籠箠既射以盛矢

則斂之無會計

亡敗多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其齎

工者給市財用之直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三等者上中下

矢

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矢箠春作秋成

書其等以饗

工

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下等其饗薄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

其食而誅賞

乘計也計其成功也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

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皆在橐人者所齎工之財

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簿書橐人藏之闕猶除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

取幹以冬

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

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

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

之槩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

爾雅曰柘櫟又曰槩桑山

桑國語曰凡相榦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凡相榦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

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

執謂形執曲執則宜

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

居榦之道菑栗不選則弓不發

菑栗謂以鋸副析幹

選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

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穉牛之角直

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

昔讀爲錯謂牛角捩理錯也

疾疾險中

牛有久病則角裏傷

瘠牛之角無澤

少潤氣

角欲清白而豐末

豐大也

夫角之本蹇於

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

蹇近也

讀爲煦欲其形之自反以爲弓色白則執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

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

畏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夫角之末遠

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

也才之大者割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三色色本曰中青末豐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

紆而搏廉搏圓也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

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凡昵之類不能方謂膠善

角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

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易於其獸剽疾也簡筋欲徹之

徹嚼之漆欲測測猶絲欲沈如在水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

以爲良全無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

漆膠絲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冰析大寒中下於冬析

幹則易理滑春液角則合合讀夏治筋則不煩煩秋合三材

則合

合堅密也

寒奠體則張不流

流猶移也

冰析瀦則審環

審猶定也

春被

弦則一年之事

期歲乃可用

析幹必倫

順其理也

析角無邪

亦正

斲目

必茶

茶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脩猶久也

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幪恆

由此作

摩猶隱也幪絕起也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重醪治之使相稱

厚其帑則

木堅薄其帑則需

需謂不充滿帑謂弓中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

厚猶多也

節猶適也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帑侔

斲摯必中

膠之必均

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

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

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

作

幹不均則角蹴折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裔

恆角

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

恆讀爲極極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

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撓然校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

利也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可疾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繼弓韜角過淵接則送今

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菱解謂接中也變謂於挺臂中有柎

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變譬言引字之

誤橋幹欲執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執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

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

亦不動處過執也燂炙爛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

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

爲良矣生也猶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

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下柎之弓

末應將興末猶蕭也興猶動也發也爲柎而發必動而綢綢接

中弓而羽綢末應將發

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

弓有六

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體謂內之於繁中定其體

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

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

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亦謂無難易定讀爲掌車掌之掌

材美工

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

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

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環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

九和之

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錡絲三邸漆三剡上工以有餘下

工以不足

權平也倅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錡鏹也邸剡輕重未聞

爲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

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材良則句少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

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

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

躬志慮血氣

又隨其人性情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

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

弓爲之危矢

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荼古文舒假借字

其人安其弓安

其矢安則其能以速中且不深

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

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不能以愿中

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

去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

射遠者用執夾與之弓合

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

往體寡

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

而或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

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大和無濶其次筋角皆有濶而

深其次有濶而疏其次角無濶大和尤良者也深謂濶在中

合濶若背手文弓表裏濶合處若角環濶牛筋濶麋筋斥

蠖濶黃泉實也斥和弓轂矢和猶訓也轂拂也將用覆之而

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

不能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覆之而筋至

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

殺矢之齊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殺矢

戰異齊而同其工殺矢用諸田獵之矢矢人為矢鏃矢第

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一在前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殺矢

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鐵又差短小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矢稟長三尺殺其前

一尺令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羽者六寸

以其筈厚爲之羽深

筈讀爲稟

謂矢幹厚

水之以辨其陰陽

陰沈而陽浮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

其比以設其羽

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比謂括也

參分其

羽以設其刃

刃二寸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

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

前弱則俛後弱則

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趯

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

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趯旁掉也

是故夾而遙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今人以指夾

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

撓擗其幹

凡相筈欲生而

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

生謂無瑕蠹也搏謂圓也欲臬欲其色如臬也

禮書說文曰質旁曰撻中曰蔽簫或作弣又曰弣曰弩

結方

反曰峻許氏云弩弓戾也詩象弭魚服注謂以象骨飾弓
梢也然簫之飾不特以骨爾雅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
之珧以玉者謂之珪郭璞曰珧小蚌也荀子接人用柅
韓氏云柅者繫柅正弓弩之器說文繫榜也一作弩儀禮
作鞞蓋以竹爲之狀如弓然詩竹閉緼膝鞞以閉之故謂
之閉繩以繫之亦謂之緼詩曰四鍬如樹爾雅金鍬剪
羽謂之鍬骨鍬不翦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鍬金錐箭也骨
鍬金骨髀也說文鏑矢鋒也禹貢荆梁貢弩注石弩石中
矢鍬者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魏志挹婁
國矢用楛青石爲鍬然則鍬之名非一鍬鏑鏑鉤弩是也
甲冑釋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

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

廣雅曰函甲介鎧也

說文曰首鎧謂之

兜鍪亦曰胄臂鎧謂之鈇頸鎧謂之鉞鉞兜鍪亦曰

鎧長楊賦鞬鍪生蟣蝨是也書正義曰經典皆言甲胄

秦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

鐵上旅為衣下旅為裳飾甲以組韜甲之衣曰褰魯頌

此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

之數也革堅者札長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

甲壽三百年

革堅者又支久

凡為甲必先為容

服者之形容也

然後制革制

札之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以其長

為之圍

圍謂札要廣厚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謂鍛革也鍛革謂摯也

大孰則革敝也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窓也窓小眠其裏

欲其易也無敗也眠其朕欲其直也朕謂橐之欲其約也謂卷

也中舉而眠之欲其豐也大豐衣之欲其無齡齡謂如眠其鑽空

而窓則革堅也眠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

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周

致也明有光耀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記輝者甲吏之賤者

劍削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刀到也以斬伐

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蜂言若蜂刺之毒利其本曰

環形似環也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又曰露拍言

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

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也所剪稍進前也書刀給書簡

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鐔劍口
琕劍鼻

韜劍衣也亦曰
襜韜謂之室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
兩刃

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

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去一以爲首廣而圍

之首圍其徑一寸
三分寸之二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錡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錡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

長重五錡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
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

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
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

今之書刀欲新而無窮

謂其利也敝盡而無惡

刃也脊也
其金如一

至敝盡無
瑕惡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

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金鼓鐃鐃 釋名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鐃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字彙曰鉦鐃也鐃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鐃鐃通謂之鉦詩曰鉦人伐鼓凡軍行鉦鐃曰金左傳曰師有金鼓曰伐無曰侵說文鞞騎鼓也釋名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軍法千人之師執鞞百人之師執鐃卒長執鐃

大司馬辨鼓鐃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鞞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辨鼓鐃鐃鐃之用謂鉦鐃之屬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王不執賁鼓尙太僕凡軍旅贊王鼓王通鼓佐擊鼓人以之於諸侯也 鼓人以

鼗鼓鼓軍事

大鼓謂之鼗鼗鼓長八尺

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

止鼓以金鐸通鼓

鐸詳樂器考鐸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

國語趙宣子曰伐備鍾鼓聲其罪也

以聲張戰以鐸于丁寧其罪也

倣其民也

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鐸于鐸也非也鐸與鐸于各異物

會于黃池吳王秉

枹親就鳴鍾鼓丁寧鐸于振鐸

司馬法鼓聲不過闐鼙聲

不過闐鐸聲不過琅

旌旗

釋名旌精也言其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眾期

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鶚鷹鳶爲旗幟蓋

旌旗之始也

隋書禮儀志曰凡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旗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旒畫元

武皆加雲其旒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其上

大司馬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

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注見蒐閱

考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

詳蒐閱考

田禮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載謂舉旌於首以警眾也前驅舉此則士眾知

有所舉各以其類象之首青雀水鳥也鳶鳴則天將風風生埃起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眾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

摯獸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畫招搖星於旗上以起居

司馬法旌夏后氏

元人之執也殷白天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

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雜兵器

鉤鑲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 棒六韜曰方首

鐵楮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星占

天楮五星天之杖也

椎六韜曰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

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杯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
以上百二十具 爆稍起於秦漢爆擊聲也形如劍而三刃
連柄及鋒長三尺五寸以虎豹皮爲袋 槍剡木傷盜曰槍

晉天文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

麾古今注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

旄以麾 牙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曰

雲梯詩與爾鉤援注鉤梯也鉤引上城所謂雲梯也 彭

排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敵禦寇也纂文曰鹵大楯也今謂
之彭排 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絜於項蓋爲結紐而繞項也

角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爲龍

鳴以禦之 旛釋名曰旛幡也其貌幡幡也

漢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武庫令丞屬中尉若盧

考工室令丞屬少府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兵器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武帝時邊兵不足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外郡有工官所作皆輸武庫縣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也舊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昭帝始元五年罷其禁初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徙塞下以便爲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又渠荅鐵蒺藜也又上書言兵事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坵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
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
不當一

百官表羽林孤兒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戈矛
戈戟也與漢官舊儀所述五兵不同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

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

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在成

都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敕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唐六典云亮帳下持彭排百枚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

晉宣帝敕圍士守者皆作棒人一枚當頭施紉挂臂賊衝突

圍以楹楹之武帝命馬隆討鮮卑隆請白至武庫選仗武庫

令與以魏時朽仗隆與忿爭事聞于帝帝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

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殺工匠數千由是器械皆精利

隋煬帝征遼東置騎兵四十隊隊置一燾十隊爲團第一團

青絲連明光甲鉄具裝青纓拂建狡狴旗第二團絳絲連朱
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鉄
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
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
具撾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哥簫及箛各四
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
十隊分四團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第二團黃隼盪幡第
三團白隼盪幡第四團蒼隼盪幡長槊楯弩及甲眊等各種
兵數受降使者給二馬輶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
唐軍器監掌繕造甲弩之屬辨其名物審其制度以時納于
武庫武庫令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凡

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

銅鼓南中所置軍旅間有

戰鼓有鐃鼓

金之制有四一曰鐃二曰鐃三曰鐃四曰鐃弓之制

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

長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

弓以筋角騎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於近射格弓綵飾之弓羽儀所執

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

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

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

漢書有遠望連弩射法十五篇華嶠後漢書云陳敬王寵善弩射其

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人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萬勝之方然要有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皆全孔今擘

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弩其力益大所及漸遠

箭之制有四一曰竹

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

通俗文曰骨鏃曰髀鐵鏃曰鏃鳴箭曰骸霍葉曰鉞

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爲筈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爲筈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陷堅

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鄣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

儀刀古班

劍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
謂之儀刀裝以金銀羽儀所執鄣刀蓋用鄣身以御敵橫刀
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
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斷馬劍
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

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樸頭槍
漆槍短騎兵用之木槍
長步兵用之白幹槍羽

林所執也
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
金吾所執也

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

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水甲十有

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
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
皆鐵甲也皮甲以犀兕爲之餘

皆因所用
彭排之制有六一曰膝排二曰團排三曰漆排四
物而名

曰木排五曰聯木排六曰皮排
膝團漆木皮皆古制也
旗之
亦因其所用物爲名

制三十有二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玄

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

旗九曰鳳凰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鷩鷩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駃騠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驪騮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蒼龍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菑文旗三十二曰刃旗

今白澤朱雀辟邪元武白麟角端赤熊等旗左右衛隊所執鳳凰飛黃吉利兕旗太平等旗驪騮所執五牛飛麟駃騠鸞旄犀牛鷩鷩驪騮等旗武衛隊所執應龍三角玉馬白狼龍馬金牛等旗軍隊所執黃龍負圖黃鹿騶牙蒼鳥等旗威衛隊所執菑文旗脚爲菑文刃袍之制有五

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

袍皆繡畫以武豹鷹鷩之類以助兵威

器用之制有八一

曰大角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有長鳴中二曰纛漢書有

天子行幸及征

三曰鉞斧

鉞黃帝所造塗以黃金行則載以

伐建于旗上

車可以斬戮六韜云武王軍中有

四曰鐵蒺藜

煬帝

之大鉞也魏晉已來上公親征猶假其器

五曰棒六曰鉤

越絕書云船軍之備必備長斧七

曰鐵盂

謂之盂今

八曰水斗

軍中用斗

凡諸道行軍皆給鼓

角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面二萬人以上大

角八具大鼓十四面萬人已上大角六具大鼓十面萬人以

下臨事量給其鎮軍則給三分之一凡大駕親征及大田巡

狩以羝羊猧猪雄雞釁鼓若皇太子親征及大將軍出師則

用猧肫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之戎器甲仗皆辨其

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

假甲燾旗旛弭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通典火攻篇有火兵火獸火禽火盜攻城有火箭火杏皆舊法也周亮輔纂孫子解火墜爲火隊以通典所載前四者當之是唐以前火器已行特不如後世礮之害烈耳考礮之名肇見唐書李密傳密城洛口造雲旛二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按說文解字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春秋傳曰旛動而鼓詩曰其旛如林此礮所自昉然皆不用火宋史兵志咸平五年知甯化軍劉永錫造手礮以獻疑此用火之始

元初得西域破破金蔡州後又用其術破襄陽因曰曰
襄陽破明正統時猶秘其法不欲外造使人傳習其後
乃徧行四方殺機一發駸駸乎不可遏抑矣

後晉天福二年禁諸道不得擅作器甲

宋南北作院歲造塗金脊鐵甲等三萬三千弓弩院造角靶
弓等六百二十餘萬諸州作坊歲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
二十餘萬凡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皆備焉太祖令京師所
造十日一進謂之旬課親閱視貯之五庫嘗試牀子弩矢及

七百步又令造千步弩真宗製傳信牌

漆木爲之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

分之置鑿柄可合又穿二釁容筆墨紙札臨陳分而持之仁宗頒銅符木契符鑄虎豹篆五符作四釁可勘合右五符作虎豹又以篆文相向刻十千
字右符留京師左符軍官高者掌之樞密院下符發兵五千

人以下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雙虎豹符木契上下題識而中剖之上三枚刻魚形下一枚刻空魚可勘合總管鈐轄掌上三枚兵百人以上先發第一枚貯以革囊緘印之下契在諸州軍官處驗合卽發兵熙甯初張若水獻李宏所造神臂弓壓身檀梢鐵鞬子鎗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身三尺二寸弦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數十餘步帝善而頒用之五年造斬馬刀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爲大環時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今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武庫無一堅好精利可爲備者諸州作院兵匠乏少拘市人以備役所作形質而已武庫吏未嘗責其實用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如此而欲抗威決勝未見其可也聞今武庫有太祖時弓尙如新而近世所造不可用可見法禁

之張弛矣元豐五年以劈陣大斧五千給西邊諸將帝性儉約有司造皮甲欲以生絲染紅代鼈牛尾爲漉水帝代以他毛弓曰闊閃促張弓罷長弣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藥竹穿皮爲之改素鐵甲爲編挨甲大觀三年姚古奏曩時甲二副今折造三副曩手刀太重今皆令輕便易用曩神臂弓礮二石三斗今礮一石四斗從之自政宣以後歲督中外軍監修造而輒稱弊壞靖康初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賞刑卒亦無補初神宗設軍器監徽宗置軍器所軍匠三千七百人爲額東西作坊工匠五千渡江後役兵纔千人久之增五千六百餘諸道增三千九百餘自是內庫兵械山積建紹間造弓必用良工善價改馬黃弩爲手射弓軍器所言甲葉千八百

二十五表裏磨銍內披膊葉五百四甲身葉三百三十二骸
裙鶻尾葉六百七十九兜鍪簾葉三百一十并兜鍪盔子肩
子皮線結頭等凡一甲重四十九斤十二兩今請更爲新式
甲葉分兩輕重通融詔全甲無過五十斤淳熙中湖北京西
獻無羽箭先是韓世忠造克敵弓發可至百步勁可穿重甲
歲久損壞至是帥臣請補造如額紹熙以後兵紀不振獨器
甲視舊制益詳始開寶中馮繼昇進火箭法咸平三年隊長
唐福獻火箭火毬火蒺藜旣而知盩化軍劉永錫製手炮開
慶初壽春府造突火槍鉅竹爲筒內安子窠燒放燄絕然後
子窠發出如砲聲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製回
回砲且爲破砲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

二十條爲束繫於樓後柱垂至地或四層或五層周樓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名曰護陴籬索

遼軍人鐵馬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鏢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炒一斗炒袋搭鉞傘各一庫馬繩二百尺皆自備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重熙四年詔礮弩弓劍手以時閱習

金用師行征旗尙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爲主其選弩手造等杖長六尺取身與杖齊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及善射者試補之其火槍以勅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燄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元軍有弩手礮手始太祖太宗攻破州縣招取鐵木金火等
人匠充礮手西域人亦思馬善造礮世祖時從攻襄陽置礮
城東南隅重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宋呂文煥
遂以城降後每戰用之皆有功至元十六年括兩淮造回回
礮軍匠六百人至治三年遣回回礮手往汝甯新蔡教習礮
法

明洪武四年造用寶金符及走馬符牌用寶符爲小金牌二
中書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詔發兵省府以牌入內府出
寶用之走馬符牌鐵爲之共四十金字銀字者各半藏之內
府有急調發使者佩以行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置神
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爲最西鐵

次之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守小利戰
正統六年邊將黃真楊洪立神銃局帝恐火器傳習漏泄止
之嘉靖二十五年總督軍務翁萬達奏所造三出連珠百出
先鋒鐵棒雷飛及母子火獸布地雷礮御史張鐸亦進十眼
銅礮大彈發及七百步小彈百步四眼鐵鎗彈四百步其後
西洋船至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
城震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明置兵仗軍器
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大小二
樣神機礮襄陽礮蓋口礮碗口礮旋風礮流星礮虎尾礮石
榴礮龍虎礮毒火飛礮連珠佛郎機礮信礮神礮礮裏礮十
眼礮三出連珠礮百出先鋒礮鐵棒雷飛礮火獸布地雷礮

梳銅鐵銃手把銅鐵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

景泰時應

州民師朝製銃有機頭刻三發可及百步外

大中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木

廂銅銃筋繳棒皮鐵銃無敵手銃烏嘴銃七眼銅銃千里銃

四眼鐵鎗各號雙頭鐵鎗夾把鐵手鎗快鎗以及火車火傘

上用鐵鎗頭環以響鎗置火藥筒二發之可潰敵馬

九龍筒

一線然九箭齊發

之屬凡

數十種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千

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

置腹中發及百餘丈

正德末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

最利水戰駕以蜈蚣

船所擊輒糜碎其他刀牌弓箭槍弩狼筈蒺藜甲冑戰襖內

有兵仗軍器鍼工鞍轡諸局屬內庫中官掌之外有盔甲廠

屬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諸司衛所又有雜造局

論曰漢霍光任丞相子爲武庫令以爲天下精兵所在當擇人以守之至唐開元作六典於武庫令一職旣審辨其器物又詳稽其制作豈不以工能善事則器無不利故開元初政號爲修理幾與貞觀侔盛宋王雱當神宗時極言武庫兵器弊惡不堪用以爲雖有司之事而實繫朝廷政紀莫若更制法度募良工爲匠師察其精竄而賞罰之判軍器監呂惠卿亦言有司持舊說不肯更張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也是時帝欲利戎器患諸司苟簡乃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而王韶王安石陰設巧辯惑帝事遂中止自是以後繕修靡有虛歲而器具日益剝敝人心日益惰玩至于靖康之初援師

四集其軍人過河陽者盡鬻戎器于市肆以博易食物名爲寄頓實則棄逃未幾而北狩之禍作矣嗟乎衰亂之朝上下相蒙方其無事殫天下之財作浮巧之器因循苟簡姑以空文塞責而已及其與強敵交綏或先自毀折或臨陣摧破幾無一物可適于用始知向所作者皆虛器所費者皆中飽至是雖欲嚴申賞罰罪有司之欺罔而勢已無可補救靖康之事是也西域火器萌始宋元間至有明中世而礮之籍在軍府者匪一類其創制之巧日新月異而殺戮之慘愈不忍言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自礮火興而生人之爲芻狗久矣吾獨惡夫作俑者之方興

而末已也

